

炊发粿

■刘衍

初到闽南那年,我住在晋江乡下一所中学的石头房里。年关逼近,学校围墙隔壁阿婶见我独个儿晃荡,倚着门框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问道:“老师,年兜到了,灶脚(厨房)冷冷清清,算什么过年?”

那时我对这方水土的认知,仅限于同事桌上那盅每日不变的铁观音。直到阿婶塞来两片红纸垫着的“发粿”,我才惊觉——这氤氲的米香里,竟藏着整个闽南的魂魄。

“发粿会笑,来年才会发。”阿婶指着神龛前裂开口的白粿,郑重得像在传授家族秘史。我轻咬一口,甜意从舌尖化开,带着淡淡的地瓜气和碱水的回甘。那味道瞬间击穿了异乡人的铠甲,让我眼眶发热。阿婶见状,大手一挥:“明日带你去阿丽家,看我们做粿,才算闽南人!”

阿丽是阿婶的侄女,在古镇深处开着传了三代的面线糊店。她家的灶脚比我的宿舍大两倍,柴火灶、竹蒸笼、杉木锅盖,样样泛着油润的时光包浆。天光未启,灶膛里的火苗已舔得墙壁忽明忽暗。阿丽和阿婆跪坐在水泥地上,将煮熟的地瓜搓成泥。见我愣在门口,阿婆用闽南话笑道:“老师来了免惊,灶脚就是学堂,看就懂了!”

那是我第一次触碰到闽南烟火的生活。面团在她们手中百转千回,沉得像块暖玉,在湿布里微微呼吸。阿丽说,发酵要“看天”,晴天对时,阴天可能要等一夜。阿婆则笃信,面团里要揉进对灶君公的敬、对祖先的念,发得才漂亮。于是搓揉时,口中总会喃喃祝祷:“发、发、发,新年大家都发达。”那声音混着面粉的沙声,竟成了最动人的偈语。

阿婆泡了壶老茶,讲起20世纪50年代,家家户户炊粿都得排队等公共大灶,发粿裂得不够开,决定了一家人在街坊面前的颜面。她讲得平淡,我却听出了弦外之音——这小小米粿,承载的是闽南人骨子里的体面与坚韧。

翌日清晨,面团终于发满一锅,表面布满蜂窝,手指一按缓缓回弹。阿婆眯眼笑了:“发了!发了!”那神情,像在宣告新生儿降世。分剂子、搓圆、垫叶子、入蒸笼,动作行云流水。蒸汽升腾时,整个灶脚都是甜的。阿丽掀开蒸笼的瞬间,白烟轰然涌出,她放声高喊,那声音穿透蒸汽,混着闽南话特有的油音与转调,炸开了一屋子的热闹。

粿果然笑咧了嘴,裂成四瓣,像白莲花。阿丽将最大的那个塞给我:“老师,您头一遭来,运道给你!”我捧着那团温热咬一口,地瓜的绵、白糖的甘、酵母的微酸,还有叶子的清苦层层化开。但最深处,是阿丽和阿婆掌心的温度,是阿婶塞给我时的眼神,是这方水土对一个异乡人无条件的接纳——那是比甜更隽永的人情味。

此后年年,我都去看炊发粿。阿婶去年搬去厦门带孙子,临别时她将刚炊好的发粿塞进我手里:“老师,您厝内有发粿香,就是闽南人了。”我笑着应承,转身却红了眼眶。

是的,无论你从何处来,只要愿意走近灶脚,用双手承接这份温热,它便愿意将最根柢的文化密码揉进你的生命。那味道是土地的恩赐,是族群的默许,更是每个异乡人在此落地生根的味觉契约。

■吴奋勇

元旦钟声的余韵还在檐角温存地打转,太阳行至黄经285度,小寒,悄悄地滑过来,像冬夜里一朵娇俏的霜花,淡淡地在窗玻璃上洇开。

“小”字轻轻落在“寒”上,给凛冽的隆冬添了几分温婉,像极了江南女子低眉的浅笑。那逼人的寒气,收敛了许多,有了静水流深的意味。

北方的农谚直白:“小寒胜大寒,常见不稀罕。”古人也低吟:“大寒偏易暖,寒向小寒时。”闽南泉州,此刻倒像是例外。天空多是朗朗的,阳光慷慨地铺满红砖燕尾脊,将寒意晒得薄了、脆了。只是偶尔,北来的风和南方的云相遇,雨淅淅沥沥,濡湿了青色的石板路,也濡湿了腊月的清晨。

小寒之上

进入腊月,乡村喜事增多。大红灯笼高高挂,人来人往,一派祥和。我回老家吃喜酒,把车停在村口小广场。那几棵枫树下,早已停着一排车,艳红的枫叶簌簌落在车顶,犹如撒了一把细碎的胭脂。

同行的海勇哥,大我一岁,和我一样寄居在城里。走在村道上,他感慨:“小寒大寒,回老家看看,真好。这周我都回来三次了。”他说着,忆起小时候小寒时节的一件往事。那天我们一群小伙伴上山捡柴火。他爬上一棵落尽叶子的松树,摇着枝头裂开的松果,冷不丁惊起一只山鸡。“咯咯!咯咯!”山鸡扑棱着长长的翅膀飞蹿,他吓得手一松,“砰”地摔下来。手掌不知触到了什么,顿时一阵痒。我急中生智,喊他往痒处淋泡尿,竟真的止痒了。“尿是什么药呀?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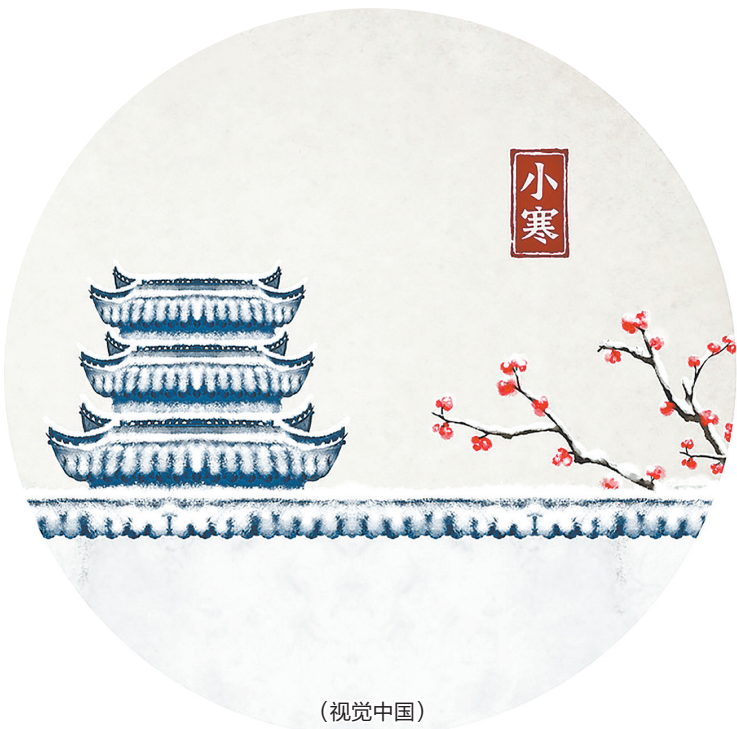
他的小孙子歪着头追问。我们一愣,随即笑得更大声了,笑声惊起路边草从里几只麻雀。

正说着,山坡传来一声喊:“勇啊!”我循声望去,是昌祥——村里人都喊他祥子,他身旁跟着几个孩子。原来他领着亲戚家的城里娃,观察杉树上的鸟巢。此刻,我还看到,不远处的田野里,几只喜鹊正踱着步子。近来村里生态好了,飞走的鸟儿,又都回来了。

路旁的茶园早已修剪得齐整,茶树多一米来高,梯壁的野草割得只剩浅浅的茬。这一片山水,仿佛严格遵循着某种古老的契约——茶树留高,梯壁留草,茶林相间,让山、水、林、茶、草的气息交融在一起,自成一番圆融的小天地。我忍不住走进茶园,俯身轻轻抚摸墨绿的茶叶。那叶片在冬日阳光下泛着革质的光泽,凉意顺着我的指尖蔓延,却又在接触的刹那,令人感受到一种内蕴的、沉静的生命力。转身时,忽见山涧一小片的黄,点缀着白,是野菊还在熬着冬。我招手叫他们来看,海勇哥说:“野花野草,没有什么好看的,快走呀,堂亲们都在等我们了!”

我依依不舍地离开,心头漫过说不清的滋味。再往前走,忽见油茶树上还盛开着花,白得亮眼。旁边有一棵桃树,两三枝丫上,已冒出米粒般点点的浅绿。这一次,我没有再喊他们,只将这簇新绿,藏入心底。

我的脚步愈发轻盈,忽然想起一句诗:“小寒初渡梅花岭,万壑千岩背人境。”山风过耳,我却仿佛站在风之上,我不再仅仅是乡野的一分子,更像是它静谧的穹顶——那些热闹、记忆与草木萌动的所有秘密,都沉淀其间,成为我立足的坐标,我的目光,却因此获得了这片大地无法遮蔽的、清明的远方。



(视觉中国)

菁菁者梅

■吴孔文

院中梅香,早也芳烈,晚也芳烈。厚重的馈赠,却之不得。

梅树为朋友所赠。他居乡下,租地百亩,开个植物园,种花草树木。一年大部分光阴,都在园中耗着,像个修行僧。花事繁盛之际,我总携酒去看他。话说得烂透,酒喝得大醉,而后抵足而眠,大类古人。

朋友说,你酒后的话,真好。你离开后,我会用它肥田。

梅树真是奇特,越冷越开花,香飘数丈开外。小时上学,班中一女孩,头扎红头绳,衣服也鲜艳。冬季,总喜欢带把梅花放在桌子上。她读书、考学,走出山村,成为我们的标杆;后来结婚、生子、离异,独自周游世界,亦让我们艳羡。她的名字中,有个“梅”字。这样的梅花女子,不在少数。

乡党张恨水,文中多梅。潜山乡下老梅数株,立于园圃之侧,用处不大,只配做篱笆。老张的文

字,入川后内涵更深些,有家国恩仇在里面,读之令人心动。那一代中国人吃苦太多,活下来的精品中,老张算不算一个?我认为是。

汪曾祺也爱写梅。他家有园,院子大,除了栽梅,还栽别的。下雪天,身为少爷的他爬树折梅,家人会鼓掌。不似我等,同样举动会受到父母“暴栗”奖赏。汪老爷子的书我总放在床头,常读常新。近年市面多人自称汪氏弟子,我本想附和,最终还是算了。天性胆小啊!此外,自己这张老脸还有用处,得留着。

《板桥杂记》中的李十娘,“轩种老梅一树,梧桐两株,巨竹十数竿,晨夕洗桐拭竹,翠色可餐,入其室者,疑非人境。”鼎革之后,十娘从良,其居废为园圃,老梅、梧桐和竹竿“已摧为薪矣”。古人的文字,往往寥寥数语,却能写尽沧海桑田,真好本事!

不同时代的文字,因得

梅、兰、竹、菊加持,流传更为顺畅、久远。梅有功。兰、竹、菊亦有功。

冬天的夜晚,寒冷,安静,我喜欢一个人默默前行。菁菁梅树,列队路旁,香雾弥漫,宛若佳友。一次次穿行梅林,感觉这个冬天,冷得深刻,更冷得值得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